# 用美声唱好中国歌曲

郭淑珍

1927年，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平凡的小家庭。我对音乐的热爱源于生活，母亲平日哼唱的河北民歌，放学路上街边门市“戏匣子”里播放的京剧、河北梆子、评书，激发我对音乐的浓厚兴趣。后来，我考入当时的北平艺专，心中音乐的种子开始得到悉心灌溉。1953年，我成为第一批被国家选派到苏联留学的音乐人才。

我演唱过不少中外经典音乐作品，中国歌曲占有相当比重，如《蝶恋花》《玫瑰三愿》《阳关三叠》《塞外村女》《我站在铁索桥上》《玛依拉》等。其中，对《黄河大合唱》第六乐章《黄河怨》的演唱贯穿我整个艺术生涯，在与《黄河怨》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中，我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理解和体会不断升华，深刻影响我对声乐艺术的认知。

第一次接触全本《黄河大合唱》是在苏联留学期间，那是由苏联音乐家用俄语演唱的版本，当时我暗下决心以后要用中文来唱。1956年，我和指挥家李德伦一起受邀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大厅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后来，我又在多个场合演唱《黄河怨》，最令我难忘的当属1975年与中央乐团的合作。这次演出让我真切明白了音乐表达情感的重要性。

对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深度，决定艺术家演绎的艺术高度。《黄河怨》是一首激励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经典歌曲，是讴歌不屈不挠民族精神的光辉篇章。为了能够真正理解这部作品蕴含的思想情感，我像过电影一样把歌词一句句在脑子里放，整整三天三夜没睡好觉。我想到家乡天津沦陷后，全家人被迫逃难，途中还遭遇飞机轰炸。我认真阅读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创作札记，其中写道：“《黄河怨》代表被压迫的声音，被侮辱的声音，音调是悲惨的，是含着眼泪唱的一首悲歌。假如唱的人没有这种感情，听众必然没有同感的反应。”过去我唱到歌里的“命啊，这样苦！生活啊，这样难”，认为写的是一种宿命，仿佛看到一个妇女在弄堂跟人吵架的场景。经过三天三夜的思考和琢磨，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，我终于认识到《黄河怨》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悲哀，也是一个受到列强侵略的民族的伤痛，所唱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妇女的哀歌，更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奋勇反抗的呼声。在那一刻，我真正懂了《黄河怨》。

这为我演唱《黄河怨》提供坚实的情感基础。演唱《黄河怨》，感情一定要深沉、饱满，还要有起伏、有层次、有戏剧张力。在艺术处理上，我借鉴俄罗斯民歌中用轻声表现妇女内心痛苦的演唱手法，我还想到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李勇奇母亲哭诉家史的唱段，把传统戏曲中“哭头”“哭音”及“散唱”等技巧运用到演唱中。许多人听了我的《黄河怨》都有这种感想：郭淑珍不仅把《黄河怨》唱活了，而且唱深了，把词曲作者最深的艺术想象力完整、深刻地表现出来。我唱完这首歌曲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下来。

《黄河大合唱》这部恢弘史诗，在新时代依然是一部能够触动人的心灵、激励民族精神的经典艺术作品，依然葆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。虽然年龄越来越大，但我还一直坚持登台演唱《黄河怨》，并把自己的这部代表作倾心传授给学生们。

我虽然唱的是美声，能用中、俄、德、意、英等多种语言演唱歌曲、歌剧选段，但我始终认为，美声唱法能够演唱好中国歌曲。记得1950年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期间，受邀演唱了一首《黄水谣》，没想到大家说我唱的是“洋腔洋调”。我有些不服气，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歌，怎么能“洋腔洋调”呢？但是后来真正到了少数民族地区，与当地老百姓接触以后，我才意识到，用美声演唱好中国歌曲并不容易。

音乐最重要的是表达情感，声乐艺术的美在于把作品中的深刻内涵准确表达出来，想让中国观众与演唱产生共鸣，就要有民族的风格、民族的情感在里面。民族的风格和情感，与演唱中的吐字、行腔等有密切关系。在这方面，我们的戏曲艺术特别是京剧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。我曾向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学唱戏，向她请教京剧中的咬字和行腔。另外，参透京剧演员动作、表情的艺术表现力，也能让歌剧演员身上“有戏”。

用美声唱好中国歌曲，一直是我的追求。40多年来，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声乐教育中，希望为国家培养更多歌剧人才，让越来越多的学生超越我，成为声乐艺术的“宝石”，为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贡献力量。

# 袁小良、王瑾评弹表演的创新意识

紫金文化艺术节

言禹墨

前不久，我在江苏省文联艺术剧场观摩了袁小良、王瑾伉俪领衔主演的“并蒂牡丹唱新声”评弹演唱会，在视听享受之余，深刻地体会到袁小良、王瑾夫妻档是如何在“创新”两字上孜孜以求、身体力行的。

苏州评弹因其软糯动听的吴侬细语而闻名，但是受地域限制，出了吴方言区就很难听懂，影响了更远的传播。袁王档因地制宜，到了南京，一般叙事性的说表改用普通话，一些特定的俗语以及噱头则用苏州方言，既便利了北方观众的理解，同时也保持了苏州地方特色。袁王档的语言天赋在短篇弹词《约会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该作品讲的是中国留学生与英国女郎的跨国恋，苏州话、普通话、四川话、英语交替进行，还要模仿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怪腔调。袁王档在多种语言中自由切换，杂而不乱，用语言塑造出别具个性的人物形象，又增添了不少趣味性。尤其王瑾有过在美国居住六年的经历，起洋小姐角色时，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，模仿起外国人说中国话时又是惟妙惟肖，令人忍俊不禁，这都得益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生活积淀。

袁王档的创新，也体现在对传统唱腔的突破。评弹传统奉静功为上品，以一种平直的叙述调，有意让演员的情感与作品保持距离。这体现了评弹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，但是也与现代人的情感沟通产生了隔阂。发展到袁王挡，他们在弹唱中赋予了极大的主体激情，字字声声唱出了人物的真情实感。袁小良自编自演的开篇《既生瑜何生亮》就集中展示了他的弹唱功力。前奏是一段琵琶引曲，只见他五指上下翻飞，曲声扣人心弦，如万马奔腾，把观众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。接着他切入周瑜的角色，用尤调缓缓低吟，回忆起他羽扇纶巾，指挥千军，“吴侯驾前美名扬”的光辉岁月。中途谈到诸葛亮的智高一筹，声调一变，转为慷慨激昂的小飞调，处处透着不甘和无奈。唱到最后，更是激动万分，三次叹道“既生瑜何生亮”，抒发“忧愤难抑问上苍”的感概。仅仅一段七分钟的弹唱，就塑造出了一个完整丰满的周瑜形象，既有前期运筹帷幄的英姿勃发，又有后期落于下风的末路喟叹。而且袁小良用悲壮苍凉的声调，表明周瑜的“既生瑜何生亮”，并非心胸狭窄，而是出于对东吴多一强敌的忧虑，生怕火烧赤壁的功绩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。正是出于这份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之同情，使得袁小良能唱得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。在唱腔上，袁小良也是不拘泥于哪家哪派，而是结合人物的情感，以情行腔，音随情回，变化多端。

跨界合作，也是袁王档创新之路上的一个亮点。早在1987年，袁小良就将电吉他搬上了评弹舞台，后来又引进了电子琴、爵士鼓，开一时风气之先。三十多年来，袁王档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，一直谋求为评弹输入新鲜血液，吸引年轻观众。此次演唱会的压轴节目《梁祝·两只蝴蝶》便是评弹和流行歌曲的融合之作。前面是传统评弹《梁祝》，讲山伯病逝，英台哭坟，备极凄楚。等到了“化蝶”部分，袁小良和王瑾站起，载歌载舞，唱起了歌曲《两只蝴蝶》。这种因穿越带来的惊喜，化解了之前的凄楚，让观众的情绪得到舒缓。同时，用轻松欢快的流行歌曲来演绎“化蝶”，也表达了现代观众的心声，他们能以更从容、更豁达的心态来看待这出古典爱情悲剧。袁王档在把握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上，可谓独具匠心。

袁王档的创新，不是搞噱头、大跃进，而是在充分吸收评弹传统精华的基础上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扎扎实实地将评弹向前推进。他们锐意进取、不断创新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年轻的评弹工作者引以为榜样。

丁宇

## 新年的起点

站在新年的起点上
礼花描绘了美好的明天
那是我们内心的向往
书写出人生最壮丽的篇章
站在新年的起点上
理想就会在不远的地方
那是我们高扬的希望
奏响出人生最动人的旋律
站在新年的起点上
多少荣辱得失都被遗忘
那是我们虔诚的祝福
编织了一幅最壮观的画卷
站在新年的起点上
让希望和憧憬一起飞翔
那是我们伟大的祖国
建成的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

《冲刺》 赵骏庆摄

连载 ⑦

# 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？

顾浩

(3)有诗作证。冒辟疆和诗友之间有很多诗词往来。丙午年冬日，即1666年冬55岁的冒辟疆作《答和黄仙裳见投原韵》七律两首，其中一首颈联为“石能言语终须白，血化精魂叫亦红”。这是用诗的语言告诉诗友：能说话的石头，最终必须要让一切都大白于天下；那字字血演化的那些精神灵气之人，叫他们也要如鲜血一般鲜红夺目！这不是明明白白说的是《石头记》吗？

(4)有碑作证。1644年大明皇朝灭亡，南明小朝廷在金陵成立，冒辟疆为避难来到浙江海盐南北湖。处于战乱中的董小宛，忧虑冒辟疆离她而去，她以扫残红、筑香丘之举表达自己不知葬身何处的无限愁怅之情。时至今日，刻着“董小宛葬花处”六个大字的石碑还保存在那里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七回写黛玉葬花时，那篇《葬花辞》何等凄楚感人！试问：如果不是亲目董小宛葬花之举，怎么能如此入木三分地写出林黛玉葬花之情？这里顺便说一下，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七回写黛玉焚稿，也是出自于董小宛焚稿。冒辟疆《影梅庵忆语》记载：董小宛“小有吟咏，多不自存”，“夺之焚去，遂失其稿”。由此可见，冒辟疆是靠了生活原型，才塑造了艺术典型的。

(5)有诔作证。“诔”，起源于西周，繁荣于两汉魏晋，是用作祭文的一种文体，而后不断弱化，几乎没有人提起更没有人使用这种文体了。只有冒辟疆在《亡妾董小宛哀词》序言中说：“屡欲详述子生平，学为诔以吊之。”诔成之后，他还说：“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，格于声韵不尽悉。”但翻遍《冒辟疆全集》，偏偏看不到这篇诔文，到哪儿去了？稍作文字改动，进入《红楼梦》，给了黛玉的“副身”晴雯了，这就是那篇缠绵凄怆的《芙蓉女儿诔》。我们把冒辟疆的《亡妾董小宛哀词》和《芙蓉女儿诔》相比较，两篇的主题呈现、情感抒发、语言运用、艺术效果等等方面，都是高度契合的。

(6)有楼作证。在修建扩充水绘园时，冒辟疆用二十匹红布作窗帘，称之谓“红楼”。他这样妆饰寓所，是寓意深长的。他躲进红楼做什么？就是要做“红楼梦”！他创造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小环境，就是要创作一部别具一格的大作品。“红楼”或“朱楼”，成了冒辟疆及其诗友作诗时多次运用的一个意象词。冒辟疆在《水绘六忆》中写道：“水绘百年称隐谷，主人旧是先祖叔。先祖逸园临古潭，红楼碧阁枕东南。”《同人集》中还有“绿波声里红楼外”等等诗句。

(7)有言作证。冒辟疆在《影梅庵忆语》中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说董小宛“佐余著书肥遁”。就是说，董小宛辅佐、帮助我著书，度过退隐不仕的岁月。这里所说的“著书”，显然不是指的诗词曲赋、散文小品之类，著的什么书？冒辟疆没有说，因为不能说。这本不可说出口的书，就是以反清悼明为主题思想的《红楼梦》。

(8)有信作证。冒辟疆平生有一大乐事，就是非常喜欢搞祝寿活动。他借举办这一活动，邀集亲朋文友，谈天说地，看戏赋诗。可是，偏偏在他六十岁到六十九岁期间，整整十年停止了祝寿活动，七十岁开始恢复了这一活动。友人问其原因，或笑而不答，或虚言应对。他1689年在《附书邵公木世兄见寿诗后》信中说：“献岁八十，十年来火焚刃接，惨极古今。……独处仍手不释卷，笑傲自娱，每夜灯下写蝇头数千，朝易米酒。”同样的意思，是他儿子冒禾书、冒丹书在1692年写道：“府君每于午夜披裘拥火，作大小书券。”这十年间，冒辟疆在干什么，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已说清楚了，仅是没有挑明“红楼梦”三个字罢了。

(9)有书作证。明朝灭亡以后，反清复明的活动依然存在，“洪门”便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。有专家研究认为，“洪门”流传下来的秘笈——《海底》一书，便是冒辟疆在1674年上半年花了四个月时间写成的。我们在《红楼梦》中读到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如皋方言，芳香袭人的“火肉”，洋溢着浓烈诗情的葬花之举等等，都出现在《海底》书中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不难破解，这说明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。

(10)有人作证。冒辟疆在如皋水绘园里，一门心思写作《红楼梦》，这在他的诗文知己中悄然相传。冒辟疆的盟兄张明弼所作《冒姬董小宛传》中说到冒辟疆“栖山水者，十年而不出，其朝光夕景，有以日酣其志也”。这十年冒辟疆在干什么，他没有明说，倒是冒的另一位诗友杜于皇说出来了，说冒“述作从容正当时”。诗友余仪曾也披露了冒辟疆在七十岁时写给他的诗文，冒告诉余，他在居所里“咏潇湘”，“自写生前照”，这和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所说的“以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”，两者对照，一个意思。我们更要认真体味一下明末“四公子”之首、冒辟疆密友方以智《寄冒辟疆》诗的最后两句：“一场翻尽关山曲，痛杀人间不许传！”冒辟疆那么多作品都盛传于世，还有什么作品“不许传”呢？不难回答，这“不许传”的当然是指《红楼梦》，这怎不让人痛心疾首呢！

冒辟疆作《红楼梦》的证据，根据如皋红楼梦研究会众多成员研究的结果，还可以列举许多。面对着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系列确凿证据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，是不难作出结论的。

未完待续……

# 过桥闻水声

朱睿

三十多年前，家乡的河是澎湃的，儿时的我常在那三孔石桥上快乐地跑来跑去。桥面两米宽，长二三十米，布满了皱纹一样深深浅浅的沟壑，石桥很低，雨水丰沛的季节，河水可以轻松漫过我的脚面，继而倏忽奔向另一侧的桥洞里。

母亲一有空就会将一家老小的换洗衣服装在大木盆里，领我去河边，选一块较为平整的大石头洗衣服，对面河里还有游泳的；河边有钓鱼的，人们的欢声笑语与激越流水声演奏着动听的乐章。

女人们的手指因为河水的冲刷变得白白的，有的像水葱，有的如细笋，让我喜欢得挪不开眼；天气冷的时候，它们又变成了粗细各异的红萝卜，女人们顶多用嘴对手哈哈气，又赶紧忙开了，毕竟光阴不等人，这又教我看得怪心疼。母亲则会适时为我讲“卧冰求鲤”的故事，河水书页一样在我面前哗哗翻过，那桥便是书脊。

每逢桥上、河畔呈现一派热闹又繁荣景象的时候，一定是集市开市的时候。我们大声吆喝着“一二一，赶大集”的童谣，跟在大人身后看热闹：不光南来北往的商家小贩聚集于此，也有说书的，一张桌后，说者惊堂木“啪”一拍，说道：“众位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不由让人牵肠挂肚，不愿离开；表演皮影戏的，“猪八戒背媳妇”教人忍俊不禁；还有置办了行头亮开架式就开唱的地方戏的团体献艺，更有来这里搭上戏台唱京剧的……

而我最难忘的却是那时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，约摸两寸长、一寸宽、半寸厚的一个小黑相机式样的“画片机”，右上方是一个小按钮，每按一下，自己就可以从后面的镜头框看到有关外地的六副彩色景观图。母亲告诉我：桥是联系、沟通的标志，顺着水流走出去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

我终于走向异地的时候，思念却如桥下的柔波一样变得摇曳多姿起来，桥也演化成为一种深刻的情感符号与烙印。彼时家乡的那条河已断流，裸露的河床充满无奈的愁容，而桥仿佛是因怒发冲冠所伸出的质问的手指。那魂牵梦萦的河水，只能在我的眼角无声流淌。

后来，政府逐步建设了27座大中型水库，对桥进行了改造重建，桥面加宽增高，桥上雕栏玉砌，霓虹流光溢彩。水多了，人多了，车也多了，这铿锵有力的旋律成为了我欣喜的源泉。

如今的桥更是千姿百态，有跨越河流的跨河桥，跨越山谷的跨谷桥，跨越铁路或公路的跨线桥(又称立交桥)跨越城区、工业区或农作物区的高架桥(又称栈桥)，每一种桥无不气象万千，展示着社会的跨越式发展。

时光终究水一样流走，水流的故事便是光阴的故事，桥的一头是过去，桥的另一头是未来。